



北碚澄江镇宋代叫依来镇，如今虽显破败，但不久我们将会看到一个迟暮美人的华丽转身——

北碚豆花土沱酒好耍不过澄江口

□姜孝德

破破烂烂的澄江镇，竟让我两次前往寻访。

民谚说“北碚豆花土沱酒，好耍不过澄江口”，正是这民谚的诱惑，我决定到澄江镇去走走。当然，也不能忽略古镇辉煌的历史和前世留下来的那些老房子。

1 澄江在宋代名叫依来镇

澄江镇南靠缙云山，北临嘉陵江，距北碚12公里，宛若一颗明珠掩映在嘉陵江小三峡的沥鼻峡与温塘峡之间。据说，澄江镇在宋代就有了，名叫依来镇。我查了许多古书，最终在《元丰九域志》中找到：“璧山。州西一百里，三乡；双溪，多昆、含谷、王来、依来五镇；有重璧山、油溪。”宋代叫依来镇，后改作依凤乡，2003年并入七塘镇，地名至今犹在。说澄江镇在宋代属璧山依来镇，这真有可能，因为那时地广人稀，一个镇相当于后世的一个县，况且在今天的地图上丈量，澄江距璧山依凤直线距离也就15公里。

关于澄江镇的得名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嘉陵江水在澄江段特别清澈，因此得名。另一种说法颇为别致，说清同治九年(1870年)，嘉陵江涨特大洪水，澄江镇被全部淹没，于是这个地方就被人叫作沉江镇，文人嫌其不雅，于是雅化为澄江镇。

今天的澄江镇老街，是由夏溪口与澄江镇两地组合而成，全长大约有2公里。在过去的日子，这两个地方是各自独立的，只因商业繁荣、住户增多，才把两个地方联结了起来。夏溪一名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后只得自作聪明地解释——夏溪是璧北河入江口一带，居民称呼璧北河。后来查到资料，真是这样的。此外，夏溪还叫礅子河。

2 这儿有一条10多公里的运河

澄江镇的出名，和历史上的几件大事有关。第一件应该是“造运河”。

在资料上看到夏溪口运河的时候，我十分茫然，因为我从来没听说北碚有运河。查了许多资料，才大致弄明白这条运河的往事。20世纪30年代，为了把山里的煤炭运出来，当地修了这条运河，从蔡子沟到夏溪口，大约有十公里。所谓修运河，其实是在原来小溪的基础上，拓宽、加深、筑堤坝……以便船能顺利通航。煤炭运到夏溪口，由于夏溪口水位与嘉陵江有较大落差，夏溪口的船不能直接进入嘉陵江，于是只能用车来转运。这样的方法在今天看来很笨拙，但在当时已经比较先进了。

今天我们见到的运河堤坝，已不是最初的模样。在弯若长弓的堤坝处，30多米(有人说20米)高的堤坝，真可用壮观二字来形容。查看史料，可知当初建设这座堤坝颇费周折。第一次建成的堤坝，因设计者经验不足，建好后一蓄水就被冲垮了，白花花的银子打了水漂；第二次便请了留学德国的骆敬瞻来设计，他的设计非常科学，迄今近百年历史，堤坝依然能正常使用。据说骆敬瞻还曾协助西恒，建设了四川第一座水电站——洞窝水电站。

我一直很困惑



澄江镇街景

查史料时看到的一段文字：从璧山来的璧北河在澄江汇入嘉陵江。可不论我怎么找，也找不到璧北河的踪迹。在互联网上查地图，甚至查卫星地图，然后又查阅了不少书籍，最终才揭开了这个谜底：原来，璧北河的下游就是运河。换句话说，当年被拓宽、加深的就是璧北河。

3 县长带2000人来“抢”澄江

澄江镇出名的第二件大事，就是“抢澄江”。

从大的地理位置来看，澄江镇当时位于江北、巴县、璧山和合川四县交界处，这种地方以前叫“四不管”，加之山高林密，历来匪患猖獗。为防治匪患，澄江镇从1916年开始成立峡防营，1923年又将峡防营改成峡防团务局，但治理效果都不明显。1927年，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，他深知匪患的产生是社会问题，于是提出“化匪为民、寓兵于工，建设三峡”的口号，不仅最终解决了匪患，而且也帮助北碚各方面有了极大的进步。1936年经四川省政府批准，改峡防局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。1942年又改实验区为北碚管理局，相当于一个县，管辖原实验区的地域范围，即澄江、二岩、黄桷、文星和北碚等5个乡镇。此时，澄江镇才真正划归了北碚。

澄江镇的“乡村建设”硕果累累，影响遍及全国，但有人不高兴了。1943年秋，璧山县的曾县长带了一支2000余人的队伍荷枪实弹到澄江镇耀武扬威，他们一边撒传单，一边呼口号，扬言要“收复失地”，把澄江镇抢回去。时任北碚管理局局长的卢子英前去劝说，曾县长不听。最后，国民政府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厉生前往劝说，劝到最后警告“如果一意孤行，那就撤销你的县长之职”，曾县长这才明白了问题严重，慌忙带着地方武装逃回璧山。不过，为平息事端，四川省政府答应一次性补偿璧山县300万元。后来，这笔钱不知怎么被璧山县政府一名办事员卷走了，从此人间蒸发。这事记录在1996年出版的《璧山县志》“重大政事记略”中。

今天，走在澄江镇的老街上和夏溪口的路上，总会让人想起一句成语“美人迟暮”。路边的房子虽然破了、旧了，但你仍可以从它的规模、造型看出当年的风采。从老街房子的数量和质量，我们来揣测它当年的住户绝对不少，而且颇为繁华，难怪民谚会说“北碚豆花土沱的酒，好耍不过澄江口”。

4 “三个第一”足可载入抗战史册

澄江出名的第三件大事，当属“荣军实验区”。

1943年，抗日战争已进行了6个年头，战争中的伤残军人有不少人来到大后方的北碚。由于没有固定的安置，不少伤残军人处于一种流浪状态，个别的还以“老子

当年的荣军自治实验区(老照片)



为抗战流过血受过伤”而骄横滋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伤残军人创建一个家，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。

在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的努力下，最后在澄江镇旁的运河口找到一个地方，建立了一个抗战荣誉军人自治实验区，不仅为伤残军人疗伤，同时也传授技艺，政府希望他们伤愈后能自食其力。

当年10月15日，荣军自治实验区举行落成典礼，国民政府多位军政要员亲临现场。那天，实验区格外热闹，多国驻华使馆及各界代表2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。据说，为了替前来剪彩的宋美龄准备一个休息的地方，于是就修建了“美龄堂”。有人说，这房子是军阀兼实业家蓝文彬出钱建的。在该堂左前方，还有一幢房子，面积约200平方米，应是当时开会的大礼堂。70多年的风雨侵袭，吹打得让它如今只剩下了骨架。

若不是当地人带路，我大约是找不到该堂位置的。它位于川仪九厂内，而厂里几乎没人，想问路都找不到人。看见的那一瞬间，心里真还有一些感慨：80多年前的房子，居然还能穿越时光之河来到今天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如今已修葺一新了。

据介绍，当年的这个荣誉军人实验区，是“抗战时全国首创、全国最大、最有影响力”的荣军实验区，这三个“第一”，足以让它载入抗战史册。

荣军实验区建成之后，里面建起了制伞厂、被服厂、纺织厂和皮革作坊等，让能从事劳动的荣军参加劳动，从而走向自食其力的道路。

站在此处往东北方向望去，不远处就是那条运河。河水碧绿如玉，泛着涟漪，河岸上有不少人在钓鱼，谁能想到这里一片宁静与祥和的土地，当年还曾留驻过许多为抗战作出过贡献的伤兵。

5 冯玉祥慕名来澄江吃江团

澄江镇出名的当然还有很多，比如抗战时期不少文化名人曾到这儿小住。尽管当年澄江镇的繁华没有人记录，但文化人却记录了他们在澄江镇的往事。

最典型的是1942年夏，著名电影人郑君里在澄江镇举办表演艺术座谈会，历时40多天，当时活跃在重庆舞台的几十位知名演员参加了这次座谈会。1943年夏，郑君里在澄江镇艰苦奋斗，终于译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《演员自我修养》，同时还写出了《演员与角色》。

当然，澄江镇的美食，也是吸引众多名人前往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当时，澄江镇的叉烧江团和清蒸江团十分出名，这道美食吸引了很多名人，他们吃后赞不绝口。为了品尝这道美食，冯玉祥也曾专程来过澄江。品尝过美味后，冯玉祥评价说“四川江团，果然名不虚传”。想来当年的那些文化名人来到澄江后，大都会品尝这些美食吧。

历史的记载中，还有1944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中央测量学校迁来澄江镇。可惜，笔者没有查到有关这所军校的更多史料记录。

看到澄江镇今日的破败，虽说有些遗憾，但也值得庆幸。原因就是，这些房屋虽历经风雨，战乱，如今居然还存在，并且在房地产开发大潮中能够幸免。目前，澄江镇已经开始着手保护抗战历史文化，这无疑历史遗迹的幸事。

这一工作完成后，我们将会看到一个迟暮美人的华丽转身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修复后的历史建筑

运河老堤坝